



女囚

刘欧生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

52425

543

008765



女囚

刘欧生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

女 囚

刘欧生 著

责任编辑 顾仞九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西里路94号)

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337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册

统一书号：10385·58 定价2.5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着重描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群红军家属的经历和命运。

她们从敌人的虎口里逃出来以后，有的又遭到了敌人的追捕和囚禁，有的遭受敌人的迫害和侮辱，有的还受到亲人的误解和歧视。她们的遭际互不相同，爱情也各有悲欢，但殊途同归，几经磨难，最终都汇聚于革命的洪流之中。

小说通过对各自传奇性经历的描述，塑造了肖玉魁、方莲朵、徐莓枝、田银姑等青年女子的不同形象，颂扬了她们的良好感情和崇高信念。

目 次

第 一 章	初会青峰寺	(1)
第 二 章	刀闪云霄宴	(33)
第 三 章	笼锁相思雀	(60)
第 四 章	针穿红丝线	(82)
第 五 章	白水崖聚会	(102)
第 六 章	天子塔结怨	(127)
第 七 章	疑生双浦林	(146)
第 八 章	枪惊香樟渡	(164)
第 九 章	情催花烛泪	(182)
第 十 章	心逐龙江潮	(201)
第十一章	潇潇梧桐雨	(220)
第十二章	亭亭采梅姑	(238)
第十三章	厘金卡布阵	(256)
第十四章	吊楼坎迷魂	(277)
第十五章	双浦矶斥敌	(298)
第十六章	醉卧薛公馆	(313)
第十七章	双鹰笼中会	(334)
第十八章	金蝉脱壳飞	(356)

第十九章	客从山外来	(379)
第二十章	龙蛇盘翠谷	(400)
第二十一章	迷雾罩山冲	(418)
第二十二章	姐妹恩仇心	(433)
第二十三章	金箍会银箍	(451)
第二十四章	怒火伴泪水	(470)
第二十五章	火烧驿使门	(492)
第二十六章	血染湘妃竹	(519)

第一章 初会青峰寺

这是湘赣边界的一条崎岖小路。它龙卷蛇盘似地迴旋在峰腰崖堦之上，伸延在紫藤和草莽之间。由于林荫蔽日，行人稀少，那青石条铺砌的阶梯盖上了一层阴湿的青苔，小路上空也时常蛇虫悬垂，蛛网横结，给路人带来不少的烦难危险。密林深涧中传来的禽鸣兽吼，更给这荒僻的山径增添了几分幽寂和阴冷。

公元一九三〇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中午，在湘赣边界云霄岭这条蜿蜒幽深的石阶小路上，出现了一顶四人小轿。轿顶是深绿色的，四条飞檐分别雕刻着四只凤头。桔黄色的轿帘，用五彩丝线绣着一个“二龙戏珠”图案。也许由于天气炎热，轿内的蒸闷，两侧窗口的幔子卷起了，圆圆的窗洞中，露出了轿中人的面容。那是一个年青女子，看上去不过二十一、二岁，嫩润的脸盘，配上新月一般弯弯的眉毛，墨玉一般晶亮的眼珠，显得端庄而又秀丽。她短发齐耳，仪态不俗，分明不是被关在高楼深院的闺秀；她不施粉黛，不挂耳饰，也不象城里的时髦女郎。随着轿子上坡下埂，她默默注

视着窗外的一草一木，似乎在尽情观赏山间景致，又似乎在凝眸沉思。

四个轿夫都上了年纪。他们穿着写有“宝顺轿行”字样的号衣，面带菜色，神情疲惫。尤其是打头的那个，汗珠子象雨一样滴滴，脚下连打了几个趔趄。走在他背后的轿夫肩宽膀粗，但脊背佝偻得厉害。见前面的轿夫气喘不及，说：

“阿张侬，吃得消啻，要不要歇一歇？”

“莫！莫！我不打紧。”打头的轿夫连声应着，同时换了个肩头。

“我说你是何苦哇，病才好了两天，又争着出这样的苦差，若是人家小姐有个闪失，我们可吃罪不起。”

阿张侬喘着气说：“唉，老拱叔，有么格法子？屋里没米，细伢崽饿得哇哇叫，轿行老板又催我还药钱……”

听着轿夫的对话，青年女子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表情。她掀起轿帘想说什么，但张了张嘴，终于没有出声，只望着曲折陡峭的山路，深深地叹了口气。

攀完这座三四百个石阶的山埂，轿子进了一条深长的山坑。路虽平缓一些，但林木更为稠密。路两旁垂下来的枝条，不时拂着行人的脸颊。这里的树木种类很杂，参天的有松、杉、竹、栎、檀，摩地的有芦荊、箬竹、榛子、金樱、刺莓、黄枝子……眼下刚进四月，正是枝叶滴翠，花草繁茂的时节，碧绿的山岭装饰着各色野花，令人赏心悦目，轿内的女子也被这秀丽的景致所吸引，一双眸子不停地左顾右盼，

原先那忧郁的脸色也渐渐开朗。

从坑口那边，吹来一阵阴凉的风。趁着凉快，轿夫们加快了脚步。突然，打头的轿夫发出一声惊恐欲绝的喊叫，一个踉跄，摔倒在路上，轿子失去了平衡，猛地往前倾斜。轿内女子没有防备，脑壳重重地撞在轿门上，顿时眼冒金花。老拱叔也被牵扯着摔倒了。

阿张佻趴在地上，脸白得象张纸。背后一个叫贱保的轿夫扶起他问：

“怎么了，你为啥惊倒了？”

阿张佻啜囁着，指着前面“蛇……蛇……”

路边林莽里，一条翡青色的青竹蛇正扭曲着身子，缓缓地溜向藤蓬深处……

刚才，阿张佻抬着轿子，正走得头昏眼黑，突然从头顶的毛竹梢头悬垂下一截绿色的东西，落在脖颈上。他以为是根竹枝，下意识地伸手拨开，一举手，却捋下一条青竹蛇来。绿森森的蛇身缠住了他的手臂，一条丫形的黑色舌头差点舔着了鼻尖。阿张佻惊得魂飞魄散，拼命地甩手。蛇是甩脱了，身子也摔倒了。另外几个轿夫猝不及防，轿子差点翻下路边的溪涧。

年青女子清醒过来，走下轿子。她那雪白的额角上，肿起了一个乌青的大疱。几个轿夫见了，都感到惴惴不安。贱保又是打拱，又是作揖，朝那女子赔不是：

“小姐莫怪，不是我们不小心，实在是碰到了意外事情，请小姐宽谅。”

年青女子摸了摸额角上的大疱，摇了摇头说：“我不要紧，那位阿伯被蛇咬着了没有？”

见年青女子非但不怪罪，反而关心别个，轿夫们都很意外。阿张俵将头摇得象拨浪鼓似的，说：“没咬着，没咬着。”挣扎着要起身赶路。可是刚站起来，又“哎哟”一声，蹲了下去，两手按住右脚踝部，不住呻吟。

贱保帮他扯起裤脚，只见踝关节肿得象个葫芦，看样子扭伤了筋骨。

贱保皱起眉头说：“嗨，真是砍柴碰到斧脱把，担水遇到桶散箍，这样子怎么扛轿？转眼就要黑天，还有几十里山路哩！”

“莫急莫急！我去拔些草药来。”说话的是老拱叔。刚才他也摔得不轻，拱驼的脊背上尽是泥巴，手臂上也擦伤了好大一块。他家的隔壁是个草药铺子，耳濡目染，也识得几味草药。他在林子里转了个圈，采了一把草药：一株“凉伞遮珍珠”，活血散瘀用的；一团“铁菱角”藤，专门消肿止痛。他让贱保把草药捶烂，自己把阿张俵的脚放在膝上，双手按搓，嘴里说：

“若是有烧酒擦一擦，那就更见效。”

年青女子眉头一动，问：“大曲酒要得么？”

“大曲酒？嗨嗨，有那样的上等酒，还有什么说的！”老拱叔答道。

年青女子走进轿中，打开座板底下的一只小白藤箱，取出一只细颈白瓷瓶，说：

“这是我从南昌带回来送人的。一路上转车换船，还没有弄碎。”

老拱叔的一双手在衣襟上揩抹，面有难色地说：

“小姐，这——”

年青女子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着说：“你尽管用，若不够，我箱子里还有哩。”

老拱叔接过酒瓶，说：“把小姐送人的礼品都耗用了，真是过意不去。”

年青女子说：“还不是因为抬我，阿伯才摔成这样的，我心里才过意不去哩。”

老拱叔看了一眼面前的这个年青女子，目光有些异常。她那素洁淡雅的穿戴，对轿夫出自内心的同情，使他感到惊讶。

老拱叔倒了一些烧酒给阿张俵擦伤，又敷上了草药饼子。歇了一阵子，阿张俵可以站立起来了，但走路还是一瘸一拐。轿子是扛不成了。

贱保急得翻白眼，唠叨起来：“嗨，我们这一趟苦差算白累了。真倒楣！”

也难怪贱保叫苦。这宝顺轿行有个规矩，凡是半途耽搁时间，没有按时将客人送到的，不仅轿夫工资扣尽，还要倒贴“小心钱”。这回是龙泉县城有钱有势的肖记“一品香”客棧来订的轿子，抬的又是一位千金小姐，出了这样的事故，回去后还不晓得老板会如何处置自己呢。

年青女子见他发愁，说：“不要紧，坐在轿中闷死人，

008765

我早就想下来走一走，观观山景。你们让一个人扶着张阿伯，别再摔倒了。”

见年青女子这般通情达理，轿夫们心里倒是十分不安。阿张悛更是感动，说：

“小姐，你真是菩萨心肠，天老爷保佑你一百二十岁，大富大贵，多子多孙……”

贱保也感激地说：“我扛了半世轿子，很少碰见象小姐这样好的客人。下回到了龙泉县城，小姐若要去哪里，只管来宝顺轿行喊我们。”

年青女子白皙的脸上泛起了红晕，连连摇头说：

“那太谢谢了。不过你们别称我小姐，我是个学生，叫肖玉甦，你们喊我甦妹子好了。”

老拱叔再一次将目光停留在肖玉甦的脸上。

阿张悛这一跤，耽搁了两个时辰。待他们动身时，已经是半下午了。

贱保搀扶着阿张悛，老拱叔和另一个轿夫抬着空轿子，肖玉甦跟在他们背后。走出了坑口，眼前是一道狭长的山谷。山谷间正漫起浓浓的雾气，乳白色的雾团把对面的山岭都遮盖住了。山岭上空也是灰濛濛的，空气中有一股潮腥味，看样子很快会有一场雨。

“肖小姐，怕要摸夜路了。”老拱叔十分抱歉。

“咳，都怪我！”阿张悛心情沉重。

肖玉甦抹了抹额头上被汗水和雾气粘住了的头发，说：

“摸夜路有什么要紧！小时候，我还跟别人夜里进山照石蛙

捕白鹇鸟哩！不过回来，总免不了吃阿妈一顿‘竹笋子炒肉’。”（1）玉甦明亮的瞳仁里充满了对儿时生活的怀恋。

他们走进了一片竹林。那是一片绿色的海。新竹拔节，老竹抽枝，特别吸引了肖玉甦的目光。忽然，肖玉甦看见有根竹子上刻着字，便走上前去辨认。青青竹身上，不知是谁刻下了两句标语：

“红军杀不尽！”

“工农还要出头天！”

肖玉甦的呼吸顿时急促起来，久久凝视着这一株竿高叶茂的竹子。

老拱叔留心地观察着肖玉甦的神色，见她对着竹子凝思不动，便问：

“肖小姐，你很喜欢这根竹子？”

肖玉甦从沉思中醒悟过来，望了一下老拱叔，说：“对家乡的竹子，我总是特别喜爱的。”

老拱叔点点头说：“可不，云霄岭的竹子，就是有些不一样。不管刀斫火烧，也不管挖兜掘根，一到春天，就又呼呼地长得齐天高，真是斩不尽，杀不绝啊！”

肖玉甦用诧异的目光望着老拱叔，她似乎理解这位扛轿的老人为何对竹子发出了这么一番赞叹。同时，她发现老拱叔一双深邃的目光正打量着自己，心里不觉一动。

“肖小姐离开云霄岭已有好久了吧？”老拱叔随口问道。

“四年了。”

（1）谑称用竹片打屁股。

“这次回家，该多住些日子嘞。”老拱叔又问。

“嗯，看情况……”肖玉甦有些含糊其辞。忽然她似乎产生了某种警觉，避开老拱叔的目光，低头踩着石阶梯赶路。

老拱叔见肖玉甦无意搭理自己，也就轻轻地吁了口气，低下头不做声了。

一行人埋头赶路。下了坳，跨过谷底溪涧上的一座木桥，接着又是爬山。崖上，尽是盘枝虬节的红松。忽然，一阵强劲的山风，刮得满山树木摇动，一团浓雾涌过，几点豆大的雨滴洒落下来，打在树叶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恰好不远的路坎下有个小山棚，大家便钻进去躲雨。

肖玉甦头一个钻进棚里。借着隙缝的光亮，她发现棚角上已经坐着一个人。他腰间挂着两个装火硝的牛角盒，身边倚着一把长杆铳，显然是个打猎的。他正吧哒吧哒抽着烟，见来了这一伙男女，感到惊异。一双发亮的眼睛在薄暮中打量着这群深山过客。

雨越落越大，山棚顶上的丝茅叶被雨水打得沙沙作响。老拱叔坐在棚口，望着大雨茫茫的山谷沉思。他从身上掏出烟袋，装好烟，走到棚角向打猎的汉子借火。

在火纸点燃的亮光中，肖玉甦才看清猎人的面相。他约莫三十七八岁，臂粗腰壮，浓眉大眼中间，嵌着一颗青砂痣。

“你们这是去哪儿？”猎人问。

老拱叔答道：“我们是送这位小姐回云霄镇，不想半路上遇上了这场大雨，看样子，今天赶不到镇上了。”

中年汉子的视线移到了肖玉甦的身上，目光是那么冰冷。

她不禁打了个寒噤。

老拱叔抽着烟说：“请问老倌，这附近有没有人家可以投宿过夜？”

打猎汉子摇摇头说：“这周围十里无人烟。”

玉甦插进来说：“我记得后山崖有座青峰寺。”

“那我们就到寺里借宿一夜，弄点什么充充饥，明天再走吧？”老拱叔征询玉甦的意见。

打猎汉子猛地站起来，冷腔冷调地说：“我看，那青峰寺你们还是别去。”

老拱叔问：“为什么？”

“凶多吉少。”打猎汉子没头没脑地答了一句。他抓起身边的鸟铳，也不顾外面大雨瓢泼，一躬身出了棚门，不一会就隐没在茫茫雨幕中。

轿夫们都感到这个打猎汉子走得蹊跷，也琢磨不透他的话。

天色逐渐黑下来了，雨还在密一阵疏一阵地落着。玉甦对老拱叔说：

“阿张伯的腿脚不便，夜路是不能走的，我们还是到青峰寺去过一夜吧。”

肖玉甦和四个轿夫冒雨赶到山顶，踏上青峰寺前的台阶时，身上的衣服已经湿得差不多了。

这座古庙旁临深谷，背倚崖峰，颇有气势，但由于年久失修，显得十分荒寂。庙外有一座围墙，墙缝间藤蔓芜杂，野草摇曳；门楣上油漆剥落，虫迹斑斑；只有山门上“青峰

寺”三个隶体大字，还留下一点古刹雄风。据说这庙是早年同一个云游僧人，专门从过往经商的生意人那里募集资财，修建而成的。目的是让这些经由此地的商贾、脚夫、过客受到佛祖庇佑，不受邪魔侵犯，一路平安。庙中不仅供奉着佛祖如来和十八罗汉的尊位，而且还有客房可供过客安息。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凡进寺拜了佛，求了安的客商脚夫，离庙以后必不安宁，不是被抢，便是被害。后来终于弄明白，这庙里的和尚本来就和强盗串通为一伙，专门为他们做眼线，通风报信。人们一气之下，把和尚扔下了悬崖。从此以后，这庙虽然也偶有香火，但再无和尚主持，成了一座荒寺。

此时暮色渐浓，雨脚也愈来愈密。肖玉魁搭帮贱保，扶着阿张悛欲进山门。突然“哗啦”一声，两条黑黝黝的枪筒交叉地拦住了山门，随即是一声喝叫：

“站住，不准进来！”

阿张悛吓得倒退几步，肖玉魁也吃了一惊。定睛看时，原来是两个团丁，穿黑衣，戴黑帽，凶神恶煞地堵在门口。那龇牙咧嘴的模样，活象庙中的“牛头怪”“马面鬼”。

“我们是躲雨的，为什么不让进？”肖玉魁问。

一个团丁鼻子里嗤了一声，说：“为什么？你倒是吃河水，管得宽。不让进就是不让进！”

贱保气大声高地说：“你没看见下那么大雨，我们都淋湿了。”

“落雨？落刀子也不行，这是我们康队长的命令。”

团丁把枪一晃，气汹汹地说，“快滚吧，要不我动家伙了。”

贱保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长吐一口气，闷声说：“等红军回来，看你神气个屁！”

幸好一阵雷声，掩住了贱保的前半句话。但团丁看出他在骂人，一把扯住他说：“好哇，你敢骂老子，老子揍死你！”说着用枪托打来。贱保闪过，抓住团丁的手轻轻一扭，团丁痛得喊娘。另一个团丁忙拉响了枪栓，被贱保扼住腕子的团丁生怕子弹飞到自己身上，连连呼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正当这时，院内庙门“咿呀”一声开了，同时传来粗秽的叫骂。

“吊阿姐，鬼打倒了，嚎什么丧！”

台阶上，站着一个小头目。扁圆脸，铃铛眼珠，一张“地包天”的嘴巴，两手叉腰，象一只红眼狗。

两个团丁扭住贱保说：“这几个人硬要进来躲雨，我们不放，他们讲蛮……”

团丁头目眼睛一瞪，说：“那还了得，吊阿姐，给我用枪托打出门去！”

团丁得令，卷袖扎腰地要动手。肖玉甦往前头一站，挑起双眉责问。

“你们凭什么打人？”

两个团丁被她的气势镇住。那小头目也愣住了。这时他才发现还有一个女人，而且是那么年青，那么漂亮，不禁暗